

AUG 1947

正報

目錄

接受讀者的教導——回顧本報的一年間

反對掠奪民權（社論）

華僑中當心沒頂（時評）

安理會對印荷戰爭的決定（國際一周）

一有勝利的山東，一定有勝利的廣東！

一切爲了全部消滅蔣家軍（新華社戰局述評）

人民解放軍全面愛國自衛戰爭一年戰績

中共中央嘉獎劉鄴大軍

海談思想教育

集體學習所要注意的（青運雜談）

選地記（費安通訊）

新會上任以後（揭山通訊）

文昌人民的反「清剿」鬥爭（海南通訊）

五月榴花似火紅（中場報告劇·集體創作）

50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九日出版



反 對 掠

上大小城市及廣大農村，參加人數在十七萬人以上，這個羣衆求生鬥爭已開始形成經常的和有組織性。這是廣大人民對戰禍與飢饉製造者的蔣政府的憤怒的回應。現在蔣政府還不考慮他們的統治的危機，還要拿這個天文數字的徵稅來向人民劫奪，那麼，人民是懂得怎樣去對付他的！

我們兩廣人民對於這種劫奪，特別不能忍受。在廣東，此次潦水爲災，受禍之慘，爲數十年來所僅見，全省受災縣份共四十八個，災民五百萬人，受害耕地，據七月初急賑會公佈數字爲九百九十八萬餘畝，七月底省社會處發表數字亦六百四十四萬八千餘畝，損失糧產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七千担，連同耕牛農具房屋及其他財產，總計達四萬餘億元。在廣西，據廣西當局公佈，連年水旱虫風等災，去年收成僅得三成，此次水災，波及十六個縣，冲毀耕地一百一十二萬畝，報災請賑者五十七個縣，受災飢民一百八十五萬餘人，日以草根樹皮充饑，養利一縣餓死四千餘人，全縣以六月一個月內餓死者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其因痢疾或中毒而死的，更十倍于此。我們兩廣人民這種大災難，根源並不是別的，而是來自這個打內戰的蔣政府，來自這個著名全世界的貪污腐化的蔣介石惡政府！他們看到人民受此大災，沒有進行絲毫救濟，沒有辦法來善其後，他們却只會把各方籌措的賑款，囤積起來放高利貸獲利！他們看到人民早遭收成既絕望，晚遭連下秧的種子都還沒有找到，他們難道會替人民想個辦法，如何舉辦農貸，如何豁免田賦嗎？決不會！他們正要「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徵稅計劃，這種「全力支持」，就要把人民指望着活性的秋收完全劫掠過來，給人民剩下的只是一條死路！當然，蔣政府是善于玩弄騙人辭

蔣政府的「糧食會議」，通過一個民衆大劫奪的辦法，規定在「徵一借一」的原則下，徵奪糧食八千萬担，並要在開徵後三個月內如額收足。如果還不足內戰軍糧需要，再由糧食部「採購補足」。無限制的糧食大劫奪要在今後三幾個月內瘋狂地進行了！現在幾乎各省糧災，處處飢饉，人民搶米風潮已席捲蘇、浙、皖、鄂、川、冀、豫、陝、綏九省的三十八個以

接受讀者的教導

——回顧本報的一年間

正報從前日刊的報紙形式改爲期刊，到今天的第五十期，按照雜誌的期數來算，剛好結束它的第一年度。如果按時間，那就已經一年另一個月了。

這是大變動的一年。本刊改版的時節，剛剛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大打的開首，自此，從全面內戰，到召開國大，驅逐中共代表，進佔延安，和今天的下令總動員，蔣政府一連串的反動措施，使中國人民逐日加深了災難，大半個中國暫時的沉沒在黯無天日的長夜中，而隨着這些，我們的工作任務也逐日加深起來，若干困難也因而加重。然而另一面，我們看到時惟一年，戰局已經轉了一百八十度，人民解放軍的大反攻的新階段就在前頭，偉大的學生運動，指出了蔣管區全面性人民運動的高潮快要到來的景象，時局已走到全國革命新高潮的前夜，人民與反人民之間決戰的日子還會遠嗎？於是，時局進展的號角，催促着我們要走快步，要改進工作，要更有效地爲人民服務，把自己的勞作更好的成爲加入促進高潮到來的總努力中的一個力量。——那麼，我們的這個刊物的第二年決不能是一個平凡的年度了。

我們這一輩，原是東江縱隊的復員人員，我們放下了槍桿，拿起了筆桿，換過另一種武器來繼續爲人民而戰鬥，原于這，我們對中共的政策主張是完全接受的，對爲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思想是衷誠服膺的，不過，由於這次戰鬥武器的轉換，工作環境的移易，自然對於這件新的武器的執掌，顯得十分生硬、十分幼稚，那是無庸諱言的。

如果問：我們這一年來做些什麼呢？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慚愧。這種慚愧，既是出自自己虛心和奮發，相信這也是一種要想爲人民服務得更好，爲人民做好事的心願。我們這一年來，也曾和負過一部份傳播中共的正確的政策主張的任務；我們也曾做一個嘗試，要動

奪民食

令的，難道我們能够相信他們說的什麼受災省份微額可以「酌量減少」，因而產生一種幻想，以為還可以和他們講道理，保得住一粒兩粒口糧嗎？

我們兩廣人民，如果認為過去還可以苟延殘喘所以沒有一齊起來和統治者拚命的話，那麼眼前擺着一個的確無可苟活的前景，就必定要一齊起來堅決求生，反對徵糧！首先，應該認定，我們受了這樣嚴重的災難，還未有來得及向這個惡政府算帳，要他救濟，要他賠償，而他反要我們交糧，那真是大逆不道，我們拒絕繳糧，完全是對的，一點也不過份！其次，我們應該認定，這個惡政府用不着怕，他們的「中央」固然危險重重，他們的一地方也是手忙腳亂，他過去搶了我們太多東西了，我們也許因為還多少在怕他們，不敢去爭回來，那麼現在應該不同了，他們已經垂死了，他們再向我們搶東西，就決不要給他了！

只要我們看這隻紙老虎，只要我們看得起自己的力量，放他和他鬥爭就行！今年春夏之間，廣東各地人民的開倉分糧的鬥爭，就確確實實的大批糧食從搶奪者手中拿回來，教了我們的飢餓，我們都應該接受這種經驗和運用這種經驗！第三，應該更廣泛的團結起來做抗糧的鬥爭，不但農民要團結，農民和地主之間也要團結。蔣介石在糧食會議裡親自說過，過去徵糧大戶時常避免轉嫁給小農身上，現在就不能這樣了。這並不是蔣介石突然對小農愛護起來，而是說明這次加倍的搜刮，殷富大戶逃也逃不了，要把担子轉嫁給農民，至多只能轉嫁一部份，決不能轉嫁全部。蔣政府的瘋狂劫奪，使大家都做了犧牲品。因此，我們的抗糧鬥爭就應該做到更廣泛的團結，村村團結，鄉鄉團結，大家一條心。開明紳士地主不但應該同情農民的鬥爭，而且應該參與鬥爭，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利益。第四，應該採取各種方式去鬥爭，如合法形式的請求豁免等，但必須不怕起來進行武裝鬥爭，反對搶糧。特別今天的統治者已經毫無威信而又極端貪婪，所以他們進行掠奪只有依靠槍桿子。但是這顯而易見而文極端貪婪，所以他的武力是十分孤單的，團結起來的人民完全有本事和他們反抗，打走他，消滅他！只要我們有決心把一切準備好，糧食埋藏好，老弱隨時可以疏散，武器經常在手邊，能打就打，打不過就避開，不給他們抓去一個人，不讓他們搶去一粒谷，那完全是做得到的。

手研究廣東乃至華南的實際情況，討論有關廣東人民如何起而鬥爭以求解放的實際問題，出過了一點這樣的力量，也許對關心和參與南方民主運動的人士有所裨益；我們會反映了若干廣東以及華南的人民疾苦和鬥爭，這也許對於懷念家鄉的人們是需要的。由于我們都是青年，因此我們很自然的要關切到青年和青運的問題，在這個方面虛心謹慎和青年朋友們共同學習，把這些學習的所得貢獻給朋友。可是在以上的無論那一方面，我們都做得遠為不夠，這是不肯掩飾的。

這一年來，我們有所感動，我們體驗到一個重大的道理。什麼道理？無可諱言，我們社內人力不足，財力更不足，經驗不足，學識更不足，這一年來，特別麻煩着我們的是經濟困難。但這個困難也拖不住我們，我們會衝破它，雖然還未能完全戰勝它。這是誰給的力量？這是羣衆給的力量。讀者會經用捐款的方式支援我們，用參加長期定戶的方式支援我們，到我們的門市部買書也是一種支援的方式。在這裡，我們謹向讀者們致衷心的感謝，並從而自己深深體驗到「依靠羣衆」是戰勝一切的買賣價值真理。

可是，我們檢討這一年來辦刊的工作，却發現到我們的誠心誠意依靠羣衆的觀點與決心，還是不夠得很，一切工作上的缺點，做得不好與不夠的總根源，就在于此。我們在一年中的工作中，雖然對於服務人民這個基本目標，始終奉奉服服，當爲每件工作的準繩，但是我們和讀者羣衆商量做得太少了。比如說，某些欄目要增，某些欄目要減，某些內容應加強，某些內容應改，那一篇文章好，那一篇不好，等等，都沒有很好的聽取羣衆的意見，刊物內容上或形式上的會有過什麼改動，也是由自己主觀決定的多，根據羣衆意見來決定的少。我們遠遠沒有做到能集中羣衆的意見變成指導自己工作的意見，我們做的工作，就沒有能够好好掌握毛澤東的思想方法，沒有正確的向羣衆學習，沒有密切的和羣衆商量。那麼，我們自己意識上雖然不致了存在着高高在上的擺起「教育羣衆」的大架子，但無論如何，辦刊物事實上應該是一給羣衆以東西，可是由於沒有和羣衆好好商量，學事請教的結果，就的確產生「不是給好」和「不會給得妥當」的現象了。依這說法，那麼我們這一羣，雖然心地如赤子，把羣衆當作

應該再進一步行動

舒翰

——評安理會對印荷戰爭的決定



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對印荷戰爭採取行動之前，荷蘭的態度是非常驕橫的，根本沒有把聯合國組織放在眼裡，她的發言人曾警告說：印荷的糾紛是荷蘭內政問題，安全理事會無權干涉印荷事件，如果因干涉而發生任何糾紛，安理會應該負責。這是死抱任殖民帝國主義的幻夢，圖作最後掙扎的表示。但是，荷蘭這個殖民帝國，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落了，她之所以還敢如此驕橫，完全不是她自己力量，而是因為美帝國主義又在全力支持，她這種藉口內政問題來反對安理會採取應有的行動，毋寧說是美國在說話。事實也太明白了，安理會決定討論印荷事件的時候，荷蘭馬上把美國推出來作為擔保牌，說她將邀請若干國家來調劑這次衝突，而且如果美國願意，她預備接受美國的「調解」，就說，有美國在，安理會管不着。這當然又是美國的妙計，因為美國深怕安理會一旦採取行動，形勢就很不好了，於是另一方面說我來調停，另一方面又叫荷蘭說歡迎美國調停，真是一齣滑稽的雙簧劇。在這裡，荷蘭還誇下海口，說等我幾天之內把「法律與秩序」建立起來，就歡迎美國來調停，意思是幾天之內可以把印荷打敗，那時候已造成了既成事實，美國再出來一幫忙，安理會要管也管不着了。

豈知事實的發展往往是打破那些幻想家的夢境的，由於印尼軍民的堅強抵抗，戰爭顯然短時期內無法分曉，荷蘭的誇口是失敗了；由於安理會通過了要求雙方停戰，以仲裁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爭端，美國企圖單獨玩她「調停」的把戲，也不可能了。在安理會的討論中，美國還想來「調停」，英國就為她說話，主張安理會暫且擱置印荷事件的討論，讓美國去「調停」後再說。可是被蘇聯的抗議所擊敗。安理會經過兩天的激烈爭辯，最後的八對零票通過了議案，美國、荷蘭、巴西三國棄權。

為「地母」，在主觀上又是不憚精竭為服務人民，但是，依據只有「能够無限地傾聽人民意見的，那才是真正的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工作的，那才是在為人民事業的奮鬥中是忠誠的」這個原則，那麼，我們的這份對人民事業的忠誠，還待今後的自我努力和經受考驗了。於是我們要進行改造自己，改造工作，曾經拿「怎樣把正報攪好」這個問題，去和讀者商量，請教，要他們來做先生，果然，我們的教帥給我們以很好的教導！

有些教師這樣說：一個土生土長的刊物誰不講呢，嗅到鄉土氣息多麼親切！但是做的不夠。在一個中共機關報——「羣衆」週刊出版之後，特別是如此。但所謂地方性、鄉土氣，應該係能够很好的解答此時此地的羣衆所要求解答的問題，是要很好的和自己讀者的生活相結合，並不是保有一部份篇幅去反映一些材料，或加強這些篇幅就夠了，而是要把「地方性」即和此時此地讀者生活結合這個精神分到每一篇文章中去。

有些教師又這樣說：你們辦的刊物比較淺顯易懂，走向通俗化，不錯，有需要通俗化。但必須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應該把這個精神從政論文章起到全部內容，都應貫徹。做到通俗活潑，並不是把所謂「硬性文章」減少或取消，或在硬性文章之外加上此別的什麼篇幅的問題。

有些教師又這樣說：經常刊載幫助青年修養、學習和工作的文章，是很好的，需要的，不過它的對象還狹，廣大的青年正朝向進步，必須也談到這羣剛轉到進步來的青年們的問題，必須也能在他們的基礎上幫助他們進步提高。

有些指出，分析時事的文章，嫌它簡單、樸素、枯燥呆板，應該深入淺出，言無不盡，有頭有尾，線索分明；通訊所反映的現實面太狹，有時嫌零碎，容易千篇一律，應該注重綜合性較完整的報導，和生動活潑的典型事例的描寫。有些指出，應行增加若干文藝問題的篇幅，使刊物再綜合性些，增加地圖、漫畫，使刊物能活潑些。

我們請教了僅僅一小部份讀者，他們的意見綜合起來已如上述，雖然範圍未廣，但得到的意見就十分寶貴，幫助了我們解決了許多思想上未曾透澈弄通的重要問題。我們因而深知：我們的確是小學生

在安理會的討論中，真是陣營分明，帝國主義的猙獰面貌，表露得最為清楚。美代表約翰生對於印尼極盡污蔑之能事，罵印尼人民的領袖為歹徒，否認印尼的獨立解放，說荷蘭是印尼的合法政府，把荷蘭的侵略行為說成是「人道主義」，荒謬絕倫，一至於此！因此，美國的所謂「調停」，實際是贊成荷蘭的刺刀統治，而要印尼人民無條件投降。英國的態度，是主張讓美國先「調停」再說，但是提請安理會討論這案件的，却都是大英帝國的屬員，澳洲和印度，這裡也表明了英美之間在這問題上是有矛盾的，因為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伸張，已使荷蘭有轉而依靠美國的趨勢，這對英國資本在印尼的利益，有被排擠的危險。所以儘管英國不見得願意由安理會來解決印荷戰爭，而想由少數國家來壓迫印尼人民投降，可是為了抗拒美國勢力，又不得不借一下安理會的力量。英美之間這種利害上的矛盾，到了遠東將更為尖銳，無視這一事實是錯誤的。

安理會的決定，顯然還沒有盡它應盡的責任的。首先，正如印荷代表所指出，應該判斷誰是誰非，蘇聯代表更直捷要求判定荷蘭犯有破壞和平罪，也就是應該確定荷蘭的發動戰爭是侵略行為，這才是符合聯合國的憲章，而伸張正義。現在這樣不問是非曲直而單純要求雙方停戰，當然使印尼人民失望了。其次，停戰要求並未規定荷蘭應退出佔領的地區，這對於印尼不利的，所以沒有規定的原因，就是沒有把事實的是非曲直分別清楚。因此，雖然安理會這一決定，對於和平事業不無幫助，對於聯合國威望的建立，也有某些成就，但顯然很不够的，彌補這種不够，安理會應該再進一步採取行動。

現在，印荷雙方都已宣佈停戰，但下一步怎樣呢？印尼曾提出要求荷軍必須退出一九四六年十月劃定的分界線，但美保證和平不再遭受威脅與破壞，侵略的行動不再發生，那麼祇有使荷蘭的軍隊全部從印度尼西亞羣島撤退，這是安理會真正應該採取的下一步驟，祇有這樣，才能負起了它應負的責任，保衛了聯合國憲章的神聖不可侵犯。

戰爭雖已停止，荷蘭還在堅持歡迎美國「韓旋」，美國也正在企圖使荷蘭不致受正式的譴責，一句話，就是要把今後的解決問題，拋開安理會而由美國來辦，這種圖謀，安理會必須予以粉碎。

(八月五日)

，而我們的讀者却是我們的教師，要辦好一個刊物，如果不事事和讀者商量，時時向讀者請教的話，那是決無辦法的。

回顧正報的一年，使我們深刻領悟的教訓是這樣：

緊緊依靠着羣衆，一切困難都可以克服！

事事和羣衆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辦通！

依這樣，我們要是說工作有成績嗎，還必須由讀者來批准。我們的工作有那些不好，也渴望讀者不吝氣地指出，我們一定虛心接受，並且一定拿這種羣衆的智慧和我們改進工作的唯一根據。——我們開始受到了讀者們的教導，我們立心要不斷的受讀者們的教導，希望在正報第一年的結束、第二年的開頭這個時機，賜給我們批評和建議。

現在稿子發完了，只差排印和發行，我們工作的第一年度宣告結束，那麼，謹向讀者們致謝，並在這裡預告：我們將根據讀者的指導，全力準備開始我們奮鬥的第二年，也是革新改進、更好的為羣衆服務的第二天！

正報社全體同人

啓事

第五十期的出版是本報第一年的結束，我們的工作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年度，為着準備把內容形式各方面均加革新，使我們的刊物能更適合讀者要求，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們社內各部門工作均需力求改進，為此，我們決定將第五十一期出版日期，由八月十六日延至八月二十三日。為免讀者懸念，謹此預告。

「有勝利的山東，一定有勝利的廣東！」

這是隨東江縱隊北上山東的本報記者路平寄給本報的第二篇通訊，報導了山東人民從貧窮受苦到豐衣足食的過程，作者語重心長地要廣東人民記起山東人民喊的一句口號：「有勝利的山東，一定有勝利的廣東！」對的，人民解放自己的鬥爭必然勝利，到處都一樣。

——編者

我們到了山東之後，住的是農村，我們和農民及村幹部談起話來。我用的是生硬的國語，他們講的是山東土話，本來談得不大方便，可是他們很關懷我們廣東人民的生活，我也渴望知道多些山東的情形，所以話就多，顧不了吃力。他們一開口就問：「你們廣東人民的生活過得怎樣？」我們就將實情告訴他們：「廣東人民實在太苦了，鄉村裡，農民受着三征交迫的痛苦，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着，在城市，從貧民，小市民，以至民族工商業者，都過着困苦的破產的生活。政府機關的職員，學校的學生和教授，那一個不是在飢餓着！那里能跟得上你們呢！」他們立刻就萬二分的同情：「他們太苦了！但是你們廣東有大米飯食呀！」因為在山東大米就很少。我就回答他：「同志！窮人是吃不起大米了，有無數的人，在食樹根葉子！」我不再講下去了，一轉過話頭，就問起他們的生活。他們很愉快地說：「鬼子來了，生活苦得太厲害了，鬼子（即漢奸）的剝削又加重了，我們簡直連一頓饅頭也吃不到，苦況也和你們一樣！但八路軍來了，我們建立了民主政府，政府提出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的政策，以後我們既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又能照顧地主的利益，以便大家聯合抗戰呀！」之後，生

活就逐漸好起來了。我們農民組織起來，和地主講道理，提請民主政府解決，政府就照着我們的意見去做了。同志！農民是一家呀！我們團結起來以後，大家商量就有辦法了。他們改善了生活之後便積極參加八路軍抗戰，部隊大了，解放區也擴大了，更多的人民的生活也跟着又在八路軍的幫助和領導下改善了。

和農民分手之後。我們同志間就往往談到家鄉的苦難與前途。我們就記着山東人民歡迎我們的口號：「有勝利的山東，一定有勝利的廣東」，他們是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獲得勝利的，我們廣東人民也就一定能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獲得勝利！

反奸苦

大反攻（指抗戰時期的大反攻）開始後，山東人民支持着八路軍新四軍的大反攻，於是解放區擴大了，收復了許多失地，八路軍是自己的子弟兵，過去沒有訴苦處，今天有苦盡傾吐了。

例如，八路軍解放煙台後，煙台的工人，他們的熱情非常高漲，立刻組織起來。但八路軍當時採取嚴辦漢奸賣國賊，但對被

迫附逆的則寬大處理的政策，於是對偽保甲長寬大，並未經過悔過反省，人民的情緒就消沉了。八路軍見到這種情形，立即准許人民反奸控訴，這樣一來，各街各巷的人民，各行各業的工人，到處召開訴苦大會，清算漢奸的罪行，追回被剝奪去的贖物，他們要求大漢奸要懲辦，被迫附逆的要公開向人民大會悔過反省。這樣人民對和平建設的烈火又燒起來。

本來，我應該告訴你們，訴苦大會的具體情形，且留待下次再詳細奉告吧，這裡只能簡單的提一提。他們在未開「訴苦大會」之前，就到處進行着你們對我訴苦，我對你訴苦。他們很憤恨地談到了某某鄉長，從他上台到日本投降就收去我家的「偽軍糧」多少，偽鄉公所辦公費多少，還調戲了誰的女兒等等苦痛。經過這樣的訴苦，就召開大會了，所有羣衆都興奮，而憤恨地訴說他本身所受過的苦，並提出如何懲辦漢奸。民主政府與八路軍的辦事人員便接受了人民的意見，沒收漢奸的財產，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羣衆，於是敵偽統治地區的人民的的生活也改善了。

土地回家

解放區在抗戰勝利後，很快就展開和平建設，為了使解放區走向富強，首先就是大家有飯食，大家有衣裳。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徹底反對封建剝削。農民就到處討論着，要回自己的土地，毛主席及中共中央為了滿足農民的要求，乃號召人民實現「

耕者有其田」，進行土地改革，務使一切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取回自己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同時要保護中農，照顧富農，照顧開明的地主和紳士，但又要反對富農剝削及懲辦土豪惡霸。

這樣，山東人民不論那個村莊都在談論這件事。一開始，民主政府與八路軍新四軍同志就和農民同志討論：世界有兩條陣線，中國也有兩條陣線。一條是反人民陣線，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法西斯特務份子和土豪惡霸；一條是人民陣線，包括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工人，農民，和主張和平民主的人士。一談到這個問題，農民就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知道人民的領袖、群眾的導師就是毛主席。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土地是那裡的？」不用講了，土地是自然界，最初由農民的祖先開闢而成的。問題又談到「為什麼土地集中在地主手裡？」這問題也很簡單，因為有些人依靠自己有權有勢，剝削旁人，他依靠剝削，就得到更多土地，農民土地就少了，於是他又轉租給農民，繼續剝削。這解放區的農民一談起來就是一篇大道理，你如果繼續問他們：「究竟誰養活誰？」他們馬上就答覆：「農民養活地主。」現在解放區裡的小孩子也知道這個道理的。

道理弄清楚以後，他們就理直氣壯，向地主去要回土地。首先向地主講道理，要他拿出土地來清還欠賬，「你應該還回我們的土地。」農民往往說：「遠龍遠虎，不如還土。」他們就會對你計算：「我種他（地主）的田，花去多少種子、肥料、人力、畜力、伙食、人工等，我還要納租，他又要我做工不給工錢，要我送田雞鴨鴨，他家裡有婚姻喪事，往往叫我去做，我家裡沒

有空，也迫着去做，於是家裡又要請人做工了。那時，地主要調我的老婆，那時地主迫死誰的父親，強迫誰的女兒做他的婢女，強姦後還要驅逐她。你算，這樣算下去，應該賠償什麼？十倍他的田產來清還也不够呀！這樣，要他留了足多生活的土地，要他自己生產來維持生活，不是很照顧他了嗎？不然，還要他搬出他的屋，我搬進他的屋還不够呀！」

農民經過這種講理，開明紳士往往就被感動，知道自己錯了，因而畝田、獻財產交由民主政府分配。頑固的地主及土豪惡霸就不然，他們弄一重傷工夫，掩飾住，使你看不到他的巧妙。但人民的眼光是最銳的，一看到他們有陰謀玩花樣時，民主政府就發動了人民討論怎樣辦，於是人民要求召開翻身訴苦大會，來清算土豪惡霸的罪惡行為。應懲辦的便懲辦，應叫他向廣大人民悔過反省，清算他的土地，耕具等等亦由農會及政府去分配。這種訴苦大會，在我們廣東是沒有見過的。他們從老人到小孩子都有話說，同時都有他們的道理，任你怎樣狡猾也辯護不了。有時幾十個村都來參加這種訴苦大會，成千成萬個農民就叫出自己的口號：「快交回我們的土地！」「清算×××的罪惡行為！」會場以至各村都貼着「農民是一家」，「要回我們的土地」，「優待烈屬，軍屬，工屬多分好地近地」，「要求政府懲辦惡霸×××」，「反對狗腿子×××」，「挑撥離間」，「反對×××破壞黨團體」等等標語。會場很嚴肅緊張，農民的情緒很高漲。我記得有一次訴苦大會，一個做大伯的農民，從來未聽過做地主女兒的姪女叫他做大伯，他一定要這個地主女兒叫他一聲大伯才開心。大會的氣氛一定要那個地主女兒叫一聲大伯，她最後叫了一聲，

於是掌聲像雷一樣的爆起來了。

不錯，要進行和平建議，一定要實現耕者有其田，一定要滿足人民個個要求，人民的要求滿足了以後，他們就積極地爲了保護和平民主的利益而鬥爭。現在他們在蔣介石反動軍進攻之下，他們在邊沿區也一樣的「一手拿槍一手分田」，並爲了保衛他們得到的利益而積極支援前線。

保田保飯碗

農民得到了土地，就要保護自己的土地，他們叫出「保田保飯碗」來跟反動軍作戰。他們要保衛民主的果實，他們保衛自己在鬥爭中建設的解放區，他們熱烈地要求參軍，支援自衛戰爭，他們一接到政府的號召，要出仗多少，他們就先恐後地跑到前線去立功，做個人民的功臣，任何人被派到了，一定笑逐顏開，派不剩的就要爭取去。因此前線的幾十萬人民解放軍，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幾十萬民兵，也是農民，前線需要的軍糧，也是農民非常高興繳納的糧食。人民解放軍依靠這樣的人民，人民的部隊就會鞏固，就會壯大，就會打勝仗。

是的，任你到什麼地方，你都會聽到老百姓談立功。他們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前線立功」，「後方立功」。誰在前線立了功回來，有人立即就到他的家里去報功，親戚朋友，全村人民，就向你賀功。你說那是多麼高興呀！多麼光榮呀！當臨近及延安危急時，全解放人民到邊沿區勸員，到處喊出「保衛毛主席」，「保衛解放區」，「積極支援前線」等口號，聽到這種聲聲響亮，誰都會有信心，確信，放區人民一定能擊退敵寇，全解放區內一切蔣介石進犯軍！



一切爲了全部消滅蔣家軍

——新華社七月十六日至卅一日戰局述評

近半月來，全國戰場重心，仍在魯西南與魯中戰場。劉伯承將軍主力一部，在魯西南地區，又正獲大捷，連殲蔣軍三個師部六個整旅和兩個整團。自上月三十晚渡過黃河迄今，剛好一個月，該線共已殲滅敵人四個師部九個整旅和兩個整團，並解放了鄆城、鄆城、定陶、曹縣、嘉祥等前被蔣軍所佔領之廣大地區。這一出擊的勝利作戰，錯亂了敵人的部署，對於全國戰局——首先是東南戰場的戰局——發生良好影響，並準備了有利條件來激發蔣介石進犯軍。

不出我們預料，繼鄆城、定陶大捷之後，劉伯承將軍於十一日揮師東向，在金鄉鄆野之間地區，一把抓住企圖襲擊解放軍的蔣軍主力，將三十一師及七十師徹底乾脆全部殲滅，包圍六十六師的兩個旅于鄆野以南的羊山集，蔣介石急忙調兵增援，由援兵徘徊于商邱至金鄉一線，遲遲不敢前進；至廿二日，始由蔣家陸軍總部直轄野戰第一集團司令王敬久親自督率五十八及六十六師之一九九旅，在飛機坦克掩護下，由金鄉向北挺進，那時，被圍之敵也以十三旅之卅八團，向南出擊，企圖南北呼應，打開包圍圈。此時，中央社即高呼「國軍」在羊山集地區獲得空前大捷。不意叫聲未絕，兩小時工夫，一九九旅和十三旅之卅八團，已被人民解放軍全部吃掉；羊山集被圍蔣軍徒喚奈何，延至廿八日，這一陳誠的親信部隊，終于全軍覆滅。這一戰，說明蔣軍的內戰精神和力量，已大大削弱，在人民解放軍巨大的壓力面前，如果不投降，只有死亡。

蔣軍之在魯西南，不僅敗于人民解放軍，而更重要的是敗于老百姓。凡解放軍已到或將到之處，人民紛紛荷槍實彈而起，或前鋒助戰，或破壞交通，或張網捕敵，形成一片火海。鄆城、荷澤、齊濱、南旺、嘉祥等地的民兵游擊隊，更活捉敵正規軍三百以上，其中有許多營長以上軍官，包括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在內。至零星逃散的蔣軍，幾乎沒有一個能逃出天羅地網，正如一個老鄉對被俘的蔣軍說：孫猴子也逃不出老百姓的手掌心。

配合南渡大軍的出擊，劉伯承將軍豫北部隊，十六日起，在道清路擴展攻勢，殲敵二千，連克武陟、修武二城，太岳地方兵團，十二日以兩小時神門，一舉殲滅蔣美械兵團一個整團一千五百人，敵我傷亡爲五十比一，開創了地方兵團單獨殲滅蔣正規軍的光榮紀錄。另部解放軍，則于十四日殲敵一千三百餘，攻克夏縣。豫皖蘇解放軍，亦于十八日收復扶溝縣城，又于廿四日乘勝再克重鎮周家口，並給了美械化的蔣軍以重大殺傷。

勞生 動產 致富 家

農民獲得土地以後，不但民主革命的熱情提高了，他們生產的熱情也跟著提高。他們有了土地，他們就普遍地提出這樣的口號：「勞動致富」，「生產發家」，男/上/前/綫，女子管家務，于/婦/女/也/當/起/村/長、村/幹/部、區/長、區/幹/部等

了，「白毛仙姑」就是在翻身後，做起河北省的一個區幹部。山東的婦女從來沒有參加農業生產的，現在就大大不同，婦女會，識字班的婦女，都全體動員去播種，去割麥，秧地瓜（即種番薯）。婦女孩子推著車，或拉着車，唱着歌。當你到田野里去幫助老百姓生產時，你會看到幾十個婦女，或識字班，或兒童團，同在這塊田裡割麥，種番薯；你會聽到：「西崗二畝地，我們種地瓜。」或者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等等歌曲。如果你問他們：「現在生活怎麼樣呀？」他們就會告訴你：「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我過去幾年在冬天穿不上棉襖，現在可以穿新的棉衣了；從前的小閹女十多歲還沒褲子穿，現在可以穿褲着布了；我會紡紗，會織布，這就可以解決了。從前一年食吃不到一頓麵，現在割回麥去，請同志到我家裏吃餃子吧！」

山東人民由飢餓，貧窮到豐衣足食，是經過艱苦的鬥爭得來的，是由於他們相信自己有力量來解放自己，自己動手來解放自己。我在清豐，還可隱約聽到家鄉緊苦戰鬥的聲音，多麼高興！我知道這個苦鬥正是解放的開頭，「有勝利的山東，一定有勝利的廣東」，這是一定的！我們一齊奮鬥奮鬥吧。

——路平寄自魯東

人民解放軍克復黃河南岸廣大土地，民主政府立即動員十餘萬民衆搶修前因奪軍佔而停工的南岸黃堤，長垣附近地段，並有五分之一解放軍戰士，一面武裝掩護，一面協助趕工；迄二十五日，已完竣臨黃堤、運河堤等三百餘里巨大工程，蔣介石除繼續派遣美製飛機不斷轟炸張之孫口、崑山之關莊、張秋之陶城埠等處險工，掃射修堤民衆外，並于十九日，親自乘機到黃河堤岸上低飛視察，其在一再慘敗之餘，決心施用泛濫威脅，業已昭然若揭。

華東方面，在敵「重點進攻」面前，以一年來殲滅蔣軍五十個旅的威風，神出鬼沒，機動制敵，已逐漸轉入主動；十七日起，我軍在臨沂沂水以西之東里店至南麻一綫，舉行反擊，消滅蔣軍主力十一師一團及其他蔣軍十餘旅。至此，蔣軍于上月二十五日發動「重點進攻」以來，正面前線已損失一萬一千餘人，同時解放軍兩路進出津浦路，一路在橫掃魯縣、濟寧、臨沂後，以居高臨下之勢，出擊徐（州）（海）段；一路由泰安南下，於十日攻克大汶口，十一日收復臨沂。北而膠濟路上，人民解放軍於十一日至十四日展開攻勢，殲敵八百餘名，收復一度被佔之高密、膠縣兩城，敵軍損失慘重，步伐混亂，將在華東戰場遭受新的巨大打擊。

久處蔣後的華中軍民，面臨蔣軍空前殘酷的掃蕩、合擊、焦土等與血淋淋的「一人被殺萬人復仇」的悲壯口號下，繼續堅持勝利鬥爭。在解放軍主力轉移後，地方武裝和民兵，已殲敵五萬之衆，三分之一土地仍在民主政府管理之下。蘇北一百一十八個市鎮，蔣軍佔者只十五個，當地人民邊游擊邊分地，英勇不屈，連十二歲的小孩，在蔣軍刀斧加頂之下，都絕不說出「投降」兩字。土地改革的深入，是華中敵後勝利的保證。

其他西北戰場晉察冀戰場與東北戰場，這半月來，戰局無多大變化。晉綏我軍打向晉中平川搶糧囤車，于二十日與十一月連克汾陽、北之羅城鎮和文水西南之燧岩嶺。晉察冀方面，蔣軍爲挽救青澗、平保兩役的敗績，東併西湊，集中七個師一個旅的兵力，向冀中大舉竄犯，已爲解放軍與人民武裝擊退。雄縣、肅縣、博野、肅寧、高陽等地，旋失旋復。現冀中腹地，已無敵踪。東北民主聯軍，繼續得到若干局部勝利；十四日，襲擊法庫以西的西台子，擊潰蔣軍一軍第六師，俘蔣軍師參謀長。十六日，于煙筒山殲滅自吉林南犯蔣軍千餘，西滿南滿及熱河新後，在十月中旬間，亦殲蔣軍一千餘名。東北蔣軍的動搖與紛亂，正日趨嚴重。

在國民黨軍形勢吃緊中，大上京魏德邁以特使資格，於二十一日飛臨南京，這下子，原本「普遍沮喪」的蔣介石及其僚屬，便「極忙忙」起來（「極忙忙」均美聯社語）。國防部忙於製作新的作戰計劃，陳誠、白崇禧忙於指示機宜，胡宗南、傅作義、李宗仁也奉召到京，忙於聽訓。同時，美國的若干通訊社，便一再指示蔣介石，要「革新軍隊」和「改變戰法」。這充分說明蔣介石所發動的內戰，是「爲美國而戰」。（美國反動團體對華政策協會供詞）此輩醜類之所以如此「極度忙碌」，無非是在更出賣中國更多主權，乞求主子，救救他們的狗命。但是，如果十一個月以前，同是這個魏德邁一手爲蔣介石裝備和訓練了四十五個師，運送十四個軍到東北和華北戰場，而不能取得預期效果；那麼，當今天已經發現「中共一般地已獲得主動」（美聯社消息）以後，又有多大法寶可拿出來呢？這就無怪魏德邁一到南京，就立即鬧起「頭痛病」來了。

適于此時，在「八一」——人民解放軍生辰——前夜，人民解放軍總部公佈了歷史性的四號公報，將愛國反獨裁的自衛戰爭頭一年戰績公佈于全世界。殲滅美製蔣軍一百個旅的光榮任務是完成了，和信明「昨日，人民解放軍總部將發佈消滅蔣軍另一百個旅的公報，來作爲永遠送蔣介石的帝國統治的紀念碑。

短評 華振中當心沒頂！

廣東當局鑒於南路之民變起，而當地軍政一正一消沉，已久而所謂「粵桂兩邊匪亂」皆導之，以華振中爲首，將正式組成對當地抗暴政求生存的自衛軍，其快打更殘酷的屠殺。

華振中在抗戰初期曾做過一點好事，那時他敢於接受抗敵青年的熱心幫助，動員人民支援抗戰。但爲時不久，蔣介石的殘暴政策結束他有效的措施。接而，又把他從自己黨派中的實力部隊「調開」出去，至今爲謀長之職的職守，便是他任途坎坷的痕跡；並且消滅最後的黨老冷敵，還獲得「戴罪立功」的「功」，「功」三字大字記其罪，才能維持。然而，再將此人的人民，是百姓死裡求生的救兵。他們的血汗使敵人軍械伏誅，林央槍息，早華振中竟盡棄舊日衣冠，躍身到人民血海中去，企圖一顯身手，取悅反動軍閥，則結果只有自尋沒頂。

人民解放軍全面愛國自衛戰爭一年戰績



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自去年七月一日即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全面愛國自衛戰爭一年戰績公報，摘要如下：

(甲)全年殲滅蔣軍正規軍共七十八萬人(俘四十六萬三千人，斃傷三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殲滅蔣軍非正規軍共三十四萬(俘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斃傷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爭取起義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以上兩項合計殲滅蔣軍一百一十二萬九千九百八十八人。

(乙)繳獲長短槍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八支，各種機槍三萬九千六百五十七挺，各種炮六千一百六十六門，擲彈筒四千一百八十一個，各種榴彈四十三萬一千發，其他彈藥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一千發，坦克八十七輛，火車頭四十個，汽車一千二百八十一輛，電台四百二十八部，戰馬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匹，糧食三千七百七十七萬三千六百斤，繳獲或擊毀各種飛機六十架，擊毀坦克三十六輛。

(丙)全年殲敵分期統計：去年七月至十月，共殲蔣軍二十九萬九千九百八十八人，內俘虜起義共佔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八人，斃傷十五萬一千九百八十八人，前者比後者為一比一弱。

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共殲蔣軍四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內俘虜起義共佔二十七萬一千九百八十八人，斃傷十四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前者比後者為二比一弱；今年三月至六月，共殲蔣軍四十萬七千九百八十八人，內俘虜起義共佔二十七萬五千九百八十八人，斃傷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前者比後者為二比一強。

(丁)全年城市得失分：統計：去年七月至十月，蔣軍佔城市一五三座，解放軍收復和解放四十八座，得失相抵，失城一〇五座。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蔣軍佔城市八十七座，解放軍收復和解放八十七座，得失相抵。

今年三月至六月，蔣軍佔九十五座，解放軍收復和解放一五三座，得失相抵，得城五十八座。

(戊)自去年一月十三日停戰令生效時起，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解放區面積人口城市得失變化：

(一)解放區原有面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方公里，(約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六萬方公里的四分之一)，被蔣軍佔二十四萬七千方公里，新解放(被重佔者除外)五萬六千方公里，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二十萬方公里。

(二)解放區原有人口一萬萬四千九百萬，(約佔全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的三分之一)，被蔣軍佔地區人口三千〇四十萬，新解放(被重佔者除外)一百二十四萬，解放區現有人口一萬萬三千一百萬。

(三)解放區原有城市(以舊有縣城為準，不包括解放區新設縣治的市鎮，但包括較一般縣城更重要的海口燈台、威海衛、龍口、二市與交通重鎮公主嶺、黑河、兩市)五百零六座，被蔣軍佔一百四十一座，新解放(被重佔者除外)五十一座，解放區現有城市四百一十二座。

劉伯承 鄧小平 為人民立功

中共中央傳令嘉獎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九日傳令嘉獎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所指揮的晉冀魯豫南下大軍原處如下：

「自衛戰爭第一一年第一個月作戰，除我山東及各戰場均殲滅敵人一部外，我劉鄧軍自七月七日到七月廿八日，在郟城鉅野定陶地區，以連續不停作戰，殲滅敵人正規軍九個半旅，及四個師部，斃傷俘敵六萬餘人，戰績甚大，特此通令嘉獎！」

毛澤東：志經常教導我們要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從思想上去解決問題，一切通過思想，只有自己的思想弄通了，才能變成力量。如果在思想弄通之前，要徹底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即使有部份收穫，也只是表面的，暫時的，不是徹底與鞏固的。自從毛澤東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整個革命隊伍都有了極大的進步，因之政治覺悟，和革命熱情也隨之大大提高。

但是問題又得說回來，這個思想教育的精神仍未普遍地為大家接受，一部份甚至相當數量的同志還不了解什麼是思想教育，更不了解如何着手進行思想教育。依舊用機械的「批評」、「鬥爭」等死板方法去處理問題，並且是十分生硬與簡單。某些同志有什麼毛病，不是先去了毛病產生的原因，細心地去說明缺點、錯誤對人民大眾，對革命工作的妨礙，使有缺點有錯誤的人明確地了解自己為什麼會產生這些東西，並且向他們提出克服的方法。而是採取訓話、批評、責備、乃至板起面孔，用大帽子去嚇唬人，以求得問題的表面解決。

比如有這樣一些例子，是一位同志拿了一本歌書寄給她的朋友，可是那單位的負責者知道了，就十分緊張起來，把這個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去處理，責備寄書的人是「個人利益超出了革命的利益」，是「黨性不強」，硬要把這頂大帽子壓在人家頭上，不接受就開會鬥爭，再不接受就提到上級處理。當然這位被批評者為了避免更嚴重的批評起見，出于不得已表面上接受了這個批評。但是仔細一想，這種處理，在被批評的人心裡會產生什麼感想？事實的結果說明了，這樣的「批評」並沒有使人認識到自己究竟有什麼不對，反而在她的思想上增加了個負擔，一直對這件事都感到遺憾。又如有人開玩笑地吃了人家一個雞蛋，于是又批評人家生活不嚴肅。對負責人隨便說了一句話，就批評他對上級不尊重等等。類似這種批評，實際上就是無原則的亂鬧，根本就談不到是什麼批評，更談不到是思想教育。

再如有一位同志對她的工作分配表示不樂意，不願作事務工作，因而情緒一天一天地下降。自然，這種「不願作事務工作」的思想是不對的。她沒有了解任何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革命工作的一個部份，對工作單以自己的興趣做出發總是錯誤的思想。正因為她錯的點在於對事務工作



漫談思想 教育

江陵

與整個革命事業的一致性沒有明確的認識，因此克服她的情緒低落，使她樂意地來相當工作，就得從這個基本問題上進行教育。然而不慣思想教育的人，對與此相反，背道而馳地用機械的、生硬的一思想鬥爭」加以斥責。一說不對，一說也是不對，開口不應該，閉口也是不應該，左說是錯誤，右說也是錯誤。這樣幾個「不對」、「不應該」、「錯誤」更使她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地日趨不安，情緒日趨下降，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複雜了。這又是什麼思想教育呢？

什麼是正確的思想教育方法？正確的思想教育不是首先去找其非無產階級思想所表現的——一個現象，並立時採取駁然的手段，在形式上，表面上加以制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對待它（當然有時嚴重的問題也必要加以及時制止），而首先提出一個正確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來作爲一個準繩，引導、啓示、幫助與推動大家去認識、了解、揭發與掌握這個正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放手地讓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去發表心裡的一切，啓發大家提出意見，這樣就一方面正是正確思想的吸收，另一方面又是錯誤思想的暴露。然後再引導羣衆在對人民事業無限忠誠的立場上自動自覺地檢查自己有什麼錯誤，錯在什麼地方，如何改進。犯錯誤的人也必然會輕輕愉快地承認自己的缺點或錯誤，並且能勇敢地

改正它。

任何一個革命戰士，只要他不是存心來搗蛋的人，當他自己發現犯了錯誤時，內心一定會難過與不安。在這種情形上，領導人不是以一種冷病救人的方法去幫助他認識錯誤，找出犯錯誤的來源，又提供克服的方法，相反地以消極的批評責斥，那是經濟手事的，甚至會使犯錯誤的人增加苦痛。正如一個小孩失手打破了東西，已經吃了一驚，大人再打他一頓，是驚上加驚。就把他嚇得啣啾大哭起來。一次再次這樣對待他，就不可避免地會使他畏首畏尾，謹小慎微，不敢放手做事，束縛了他的發展，妨礙了他的進步，這是不妥當的，革命的隊伍正須要大膽有思想，有勇氣，敢於提意見，能深思熟慮，又勇敢果斷作事的人物。思想教育的目的，不僅是消極的克服和清除那些不正確的產物，而且主要地還是積極地啓發同志的思想能力，提高工作熱情，克服盲目性，充實新思想，以達自動自覺的爲人民服務。



集體學習所要注意的

(青運雜誌)

方敏

集體學習比個人單獨學習好，這已是衆所公認的了。但是好些進行集體學習的團體，收穫的成績並不美滿，參加集體學習的人，也常會感覺枯燥刻板的無味。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想有些問題沒有注意到或解決不適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爲集體學習是集體的，所以其中成員程度的高低，興趣的差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在編製組合的時候，興趣類同的編在一起，程度的照顧程度低的。這，一般是被注意到了。做得不好的，一個是學習的內容問題。理論要和實踐聯繫，所學要和生活聯繫。這原則大家都懂，可是在學習進行中，却往往不能抓緊它，貫徹始終，譬如商店從業員的學習小組，一開頭就討論什麼「剩餘價值」，而不去談談擺在眼前的「商災」。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裡，研究文藝作品的時候，不選矛盾的「子夜」和「清明前後」，反而單從藝術技巧着眼，沉緬此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許開頭沒有開錯，中途却發生偏向，和實際生活的距離，愈扯愈遠，或是個別份子偏向牛角尖，迷惘了大家的視線等等。這些都需要及時察覺，及時糾正。在學習內容問題上，還要注意到的就是照顧落後份子，從照顧當中提高他們的覺悟。例如有

個全是「睡家」的學習小組，他們一向抱着「不談國事」的保守態度。因爲見得集體學習容易進步，他們也組織起來了。可是却把全部時間精力放在讀死書上面，連提議每天看看報紙也遭受反對。怎麼辦呢？領導這個學習單位的做得對，他不勸導他們。「讀課本就讀課本吧」。他參加進去，貢獻一些科學點的學習方法，「睡家」試用一下，覺得果然不錯，隨後提議戶外散步漫談，也被接受了。特感情日洽，他把時事學習對於課本的學習也有裨益的道理說服了他們，結果那個小組在集體學習當中，政治覺悟是逐漸提高了。這樣根據羣衆的意見決定學習內容，又聯系其要求適當地逐漸提高的做法，一定有成績。不理會羣衆的意見與要求，死要別人馬上接受自己的那一套，羣衆就有硬着頭皮來受訓似的感覺，學習一定會鬆懈的。

做得不好的，還有一個是學習的方式問題。集體學習除了可以採長補短，互相觀摩切磋之外，在聚首一堂當中能够提高學習情緒也是對於學習有利的因素。要能够發揮這一有利因素，方式就必須靈活，多樣，新鮮，有生氣。好些集體學習因爲沒有考慮採取適當的方式，如普通所常見的，「濟濟一堂」堆在一起，像官府主持的什麼會議的正襟危坐，按照大綱，唸一條，討論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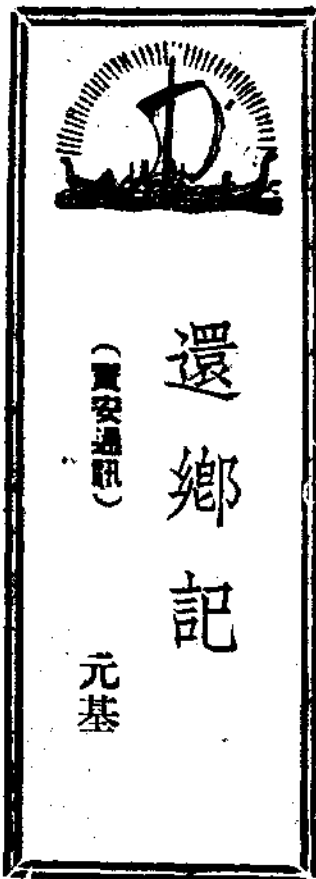
，「積極份子」長篇大論講個不休，其他聽衆昏昏睡去。「集」是集起來，學習却失敗了。聰明一點的，懂得把娛樂活動和學習配合起來，於是一羣人去郊外游泳，游得興高采烈欲罷不能的時候，主持者召集討論「中華民族的前途問題」了。唉，掃興得很！誰還有心討論呢？於是草草收場，也失敗了。

方式怎樣才算適當，要看能否切合羣衆要求。切合羣衆要求的就是適當的。譬如現在大暑天時，學期頭到學期尾坐硬板凳已經坐厭了，同學們都希望多舉行些戶外活動。那末我們不妨選擇個月明風清之夜在天台上漫談漫談，白天裡找個有樹蔭的處所來乘涼披談。總之，每一個學習單位人數不宜太多，多了要分組，由四五人到七八人，那樣交換意見和展開討論都便當些。如果一定要有統一的結論，可以分組討論獲得結論之後，再由每組派出代表集中起來進一步求得一致的意見。其次漫談的形式不妨多採用，因爲在無拘無束的漫談裡，大家才可暢所欲言，只不過漫談要有中心，不要離題太遠就是。

進行集體學習也要有計劃、有領導、有檢查，只有不斷檢查學習的進行情形，改正缺點，總結經驗，加強領導，才能得到預期的收穫。

徵求各地通訊

凡報導各地羣衆生活實況、鬥爭情形的通訊稿件，文字工拙不拘，但求確實詳盡，均所歡迎，一經刊登，酌奉薄酬。



故鄉的風浪

住在城裡不容易知道鄉間的事，而當我回到故鄉不過幾天，我就看到了故鄉人們的不幸，這些不幸，我想天天都在發生，不是在這種發生，就是在那裏發生！

鳳江鄉的正副鄉長（正鄉長叫廖成金）的貪污腐化，無惡不做，鄉民是恨之刺骨的了。鄉民在他的淫威之下，生活是痛苦難言的，軍糧若干石，鄉警護鄉費若干元，地稅若干元……今天去，明天來，勒索是沒有止境的。鄉民過着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苦淚向肚流的日子已有很久了。

舊曆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左右，鄉公所門前突然出現了兩名好漢，手持短槍和手榴彈，向大門衝進去，把站崗衛兵當場擊斃。那時公所裡面的鄉警連忙將大門關上，他們兩人便從窗口擲進手榴彈一枚

，鑽去死者的長槍子彈，才從容退走了。事後查悉，這二個惡鄉長和他們的助手已從後門逃走，手榴彈在辦公廳內爆炸，把辦公枱及其他東西炸毀，重傷士兵一名。

鳳江鄉公所被襲擊後，山下村土豪嚴雲常，現任黃文光部特務頭子，就跑到黃文光處報告，說這次襲擊有山下村青年數名參加，並說現在他們組織甚為龐大，非剿不可。黃文光聞言之下，怒火沖沖，即集中牛湖、觀瀾兩鄉警備自衛隊，配合其部下共二百餘人，配輕機二挺，擲彈筒一個，于舊曆五月七日黎明前包圍該村，五時左右，以機槍向村中猛烈掃射，全村青年多在鎗林彈雨下冒死突圍逃脫，恐怖萬狀。當時有一個小童名叫禮華的，因驚慌過度，逃避不及，即被嗜殺成性的頑軍在腰部胸部刺了三刀，復連放三槍打死。逃不出來的老婦老翁，無一不受頑軍槍柄毆打或脚

踢，經三小時的劫掠。至九時始揚長退走，沿途高呼「勝利」。

事變後的第三天，第二保接到嚴雲常的來信，聲稱山下左村是土匪的窩藏地，全村青年非一一提交「政府」受訓不可，此事由保長負責執行。又說，他自己家中一切財產人口，要由保長保證安全，如有損失，以一對五賠償云。

現在山下左村，除了部份老弱留居管家之外，誰也不敢逗留了，有些逃到香港來，壯健的漢子都一一投到護鄉團的懷抱去了。

護鄉團與人民

護鄉團是人民自己的隊伍，受難的人民深愛着他們自己的隊伍。下面是我聽到的兩個故事。

故事一

通訊員小通，獨個子，通過鐵路時給路警發覺，三個路警追捕他。小通向前猛跑。在離鐵路兩公里地方，小通失足從一塊大石上面跌下來受了傷，跑不動了。路警還未追上，對面的一個中年婦人已跑過來扶起他。小通很鎮定地把發生的事故告訴她，她立即把小通在洞裡掩蔽起來。路警追到來了，惡狠狠地喝道：「喂！看見有個孩子由此跑過沒有？」「有的，由山腰轉灣去了。」那婦人不慌不忙地回答。

路警們着騙了，向前猛跑去。那婦人把小通背回家裡，給他換過衣服，化了裝，留他在家裡住了一夜，並給擦了些膏草藥。小通可動了，他和他的恩人告別。那婦人還放心不過，把小通送出險地才放心回去。小通就這樣安全地回到隊伍中去

故事二

下面是克同志向我敘述的一段故事——

在通訊員黃生手裡接過中隊部的來信，知道我們五個人要調動工作，到別個地區去。在伸手不見掌的黑夜，隨着通訊員，越過高高低低的山峯，踏着一條崎嶇的小道，轉了一彎，在山脚下停下來。

通訊員老黃向那邊灰白色的屋影子跑過去了。幾個人目不轉睛的向前面投視，隱約隱約中辨出橫臥着鐵路軌跡。是對鎖錢嗎！

老黃領着一位年青的鄉民回來，那位年青人提着一個竹籃子，裡面放幾隻碗一把通菜。老黃湊精打采地坐下來，長長的嘆了一聲：「擔板，擔板！三十幾名保安隊埋伏在鐵路旁，今晚如果沒有洪芬，我們那精糕了！」

「怎麼辦？回去呢，帶過去？」經過討論後，決定在敵營下

險宿營。洪芬領着我們越過高山，走進谷底，在一塊大石前停下來。洪芬開了手電一照說：「同志們，來吧，這裡進去。」

通過一條石廊，裡面一個大窩，可容得下十多個人。老黃送洪芬回家去，其餘的在疲倦中很快都熱睡了。

「喂，喂！」一只凍凍的手在我們的頭上推了推。我急忙爬起來，老黃拿手電向我照：「這裡一盞水，快點漱口，吃飯，天亮了吃不成的！」

我接過水盂，走出洞外，東邊天也露出灰白色了。「快天亮了呀！」我自語道。「是呵！」我身邊站着個年在四十多歲的婦人，她回答了我。

全體同志都出來了。匆匆吃過飯，老黃和洪芬把東西挑走了。「你們先回去吧，我要和同志談談話。你們化好裝，就到路上探探情報。」洪芬伯娘像向他們下命令似的，接着又和上一句：「喂，還有，回去後些薯薯來給同志吃！」

我們回到洞子裡，洪芬伯娘說：「同志，這個洞是天生出來給我們同志避難的，敵人不會發現的。同志，你們太辛苦呀，雨淋日晒，生命時時在險地，和頭軍打仗，你們同志流的血，都是為人民的！」

「伯娘，什麼的對，今天反動派迫我們人民走向死地，我們就任由摧殘嗎？必須起來反抗！」我攙了話頭，向她道謝：「今天我們打攪你了！」

「嗨，這成什麼！我不是說過你們為人民的功勞嗎？」

「這也是我們自己的任務」，我說：「你們母子倆爲了我們挨了一夜沒睡，領路，炊飯，探情報……」

「呀！同志，你不能和我說這話！你們爲我們出力，我們沒有多麼多麼勞，今天碰到這裡來，吃碗便飯就算打攪嗎？」洪芬伯娘反而生氣氣來了。她向同志們問：「現在幾點了？」

同志們回答他說已經七點了。她向我們道別，探頭在洞外張望了一回，再回頭叮囑我們：「千萬不要走出來」，然後才放心走了。

夜又來臨。敵人已經撤掉埋伏，我們重又東移出發。經過洪芬伯娘的門前時，這位婦人向我祝福：「同志，祝你們路上平安，多打勝仗！」



新官上任以後

(鶴山通訊) 麥霖

新縣長吳志遠到任兩個多月了。這個羅卓英的親信做縣長是第一次，當蔣家官的歷史却也有三十年。「門檻」之精，比「一棍子」有過之無不及呢！而且「蒞任」前還向湯燦華——藍衣社的得力幹部，前任鶴山縣長，請教過的。故在廣州時黃漢山集團向他舉薦教育科長，他就推說：「鶴山情形複雜，俟到任後再行定奪。」教育科長至今虛懸，固然由於黃（漢山），任（英）兩個集團爭奪的結果，但也可以見得這位新縣處事的「淡定」了。當新縣長到任之初，在迎新送舊的宴會席上，代表任英——勞懷生那個集團起立發言的劉步輝說：過去十數任縣長的政績，或褒或貶，儼然春秋筆法，好像說：「你姓吳的要好自爲之，我們是有辦法對付你的」。在座的人都替新縣長皺了一個眉頭。可是那顯然是自擔憂，因為新縣長是胸有成竹的，天大的事情，總有省主席當頭，省主席之上又有陳總長當頭，這個叫做「朝中有人好做官」。不管你是黃漢山也好，任英也好，或者那一個地方士紳也好，根本奈何我吳某不得。不過假使你們肯「合作」的話，我倒是願意的，那麼「一或二，七分」或「三，七分」或「四，六分」如何？

現在問題就是「二，七分」或「四，六分」的問題。無怪乎有人說這個縣長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更無怪乎老百姓報之以無比的沉默了。

老百姓的要求並不大：（一）解決煙葉的出路問題；（二）停止征實及征兵。現在的煙價，最高廿多萬元一担，有時候不過十多萬元。農民種煙是這樣預算的：頭造種煙，晚造種煙。晚造的全部收入可以抵得那塊田的全年田租，賺的就是頭造這些煙，換句話說，他們就是指煙這一種「收益來吃飯」。那麼煙的收成怎樣呢？請看：目前煙價是十六萬至廿四萬一担，豆豉的市價則是十三萬至十五萬一担，而一担煙的需要的肥料是一担豆豉或相當於一担豆豉的價錢的「確九」。

人民武裝捷報二則

清

清遠江上四九反動鄉長黃仲華，原係土匪地痞之流，抗戰時期做投機事業，藉開賭起家，自東縱北撤後，他憑藉當地反動頭子黃康平的勢力，武力接收鄉長，自上任後，迫害人民，無惡不作，鄉民被其逼害至死者達三數十人，人民恨之入骨。舊曆六月初七日，當地人民武裝某部突入該墟，當即解決反動鄉公所的反動武裝，當時鄉公所鄉丁因憐於該隊戰士的英勇，大部亦深明大義，自動放下武器。計是役生俘小隊長黃揚保（黃仲華的胞侄）以下十八人，除黃揚保因惡跡昭彰，準備在羣衆大會上公審暫時拘押外，其餘鄉丁全體釋放。繳獲步槍一挺，步槍十二枝，駁殼四枝，白金仔左輪式枝，其他短槍式枝，手槍十餘枝，步槍子彈數百發。黃仲華適不在墟被其倖脫。

河

河源人民武裝誠心誠意爲人民服務，幫助人民起來反抗三征，鎮壓貪官污吏，爲人民興利除害，因此深得人民的擁護。舊曆五月初八日，該隊某部到達藍口以上的南壩鄉，推行減租減息改善人民生活。國民黨反動派省保安總隊第八隊隊徐東來聞訊，竟急調所屬保安隊兩個主力連，還途奔襲，企圖包圍該鄉，消滅人民革命武裝。但該隊早得人民奔告消息，嚴陣以待。該日拂曉展開戰鬥，以少數兵力與數倍之敵周旋，人民隊伍都據地用準確的射擊，痛殲進犯敵軍。徐部因是老羞成怒，竟焚燒民房，企圖把炮樓上的戰士火葬。是時避上山頭的民衆見敵如此瘋狂，因此大動公憤，毅然揮起自衛武器，頃刻間集合得七十餘人槍英勇地衝下山去，夾擊害民的徐部匪軍。人民革命隊伍的戰士，鬥志更加昂揚，奮起衝擊，敵人腹背受襲，全線崩潰，被打得落荒而逃，此時只恨少生兩隻腳。據報：此役傷亡徐部匪軍十餘人，生俘二十餘人，繳獲步槍一挺，長短槍廿餘枝。此役反動派匪軍優勢雖數倍於人民武裝，但係與民爲敵，日絕於人民，反之，人民武裝却得到多助，故能粉碎敵軍圍剿的陰謀，收獲碩大的戰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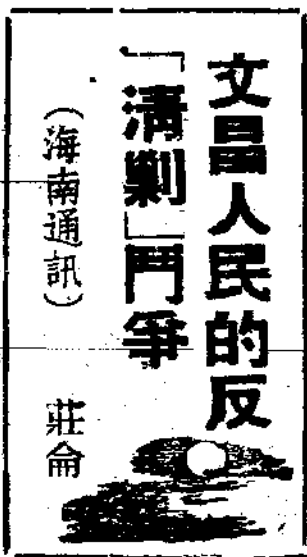
。再加上勞動刀和種下，你說這錢由這還有什麼樣益可言？雖然現在農民們拚命地趕種「三邊」（即趕快拔掉煙草，趕插秧苗），但是兩邊一來，又一切希望都完了。一個老百姓看到沙坪外面那白茫茫一片的「西水」，就搖頭說：「天早（將來）抵那餓多過甚麼囉！」

說要求停止徵實，這要求還是客氣的。你想，頭造收成無望，連吃飯都成問題，那裡來的實給你徵？老百姓都這樣想：好罷你徵我的實，我就和你拚了罷。

不錯，吳志遠手下有一班下屬，還有政警隊。這班人要替他做事。譬如那班科長科員，雇員之類，都是他帶來的人，（縣府裡舊人留住的不到百分之五）但如果你以爲這些人就會替他拚命嗎？一個普通科員，月入公糧一石，另加一萬八千元。假如是兩口子，吃粥還剩一點，吃飯可就別想了。這些半餓餓的人如果肯替四大家族的利益賣命，那是多麼不可想像的事情啊！

政警隊是「老鄉兵」，兩個人共一套衣服，也可以說兩人共一份餉。（一個警察的收入僅及上述那些科員收入的一半）這些地方警察，雖然面黃肌瘦，但假如人數齊全，下起鄉來，也許可以嚇唬嚇唬老百姓。可是人數也不足。就拿一個小小的分駐所來說，照國民黨的編制，應有員警二十大。現在你到那些分駐所去看，頂多十個人。還有半數跑到什麼地方去啦？你要看，只好請到警察局長長的腰裡去看，因爲他們都躲到局長長的腰裡去了。因此，有人對警察局長計算他的收入，光是「吃空額」一項，一個月就有七百萬元。一個警察說：「我們的局長什麼都刮，有錢可刮就刮」。有一個縣府科員取笑他說：「他刮過你沒有？」他說：「縣長刮你們，局長刮我們。這有什麼可笑呢？當然我們比你們還要倒楣。比方說，四月份的公糧，過了華還有八折發給你們，我們却只得八九七十二，七一折。因爲局長刮了一成去。」

「西水」狂漲的時候，古勞圍、棋沖圍、越塘圍都會岌岌可危。茶樓，酒肆，村前村後都是一片「崩啦？」的聲音。一種大禍臨頭的恐懼氣氛籠罩了大半個鶴山。現在崩大圍的危機雖已過去，但潦水把半個月份的農作物沖得蕩然無存，備兵備糧的命令却又到了，鶴山人正苦惱個樣子活下去呢！



文昌，不但在地理上與海南島的首縣瓊山一井肩携手；而且，在反三征與武裝自衛鬥爭中，文昌人民的英勇積極，也絲毫不讓於瓊山的老百姓。去年，文昌人民曾經和瓊山等縣的人民一起，打敗了魏鍊成的「三階段四時期」的「清剿」。今年，他們又和瓊山人民粉碎了蔡勁軍的「半年消滅瓊崖土匪」的計劃；尤其是粉碎蔡的首先消滅瓊（山）文（昌）「土匪」的計劃。下面就是他們的反「清剿」鬥爭中的幾個故事：

一、反斬山

四月底，政府軍軍車一輛在潭牛鄉屬內的瓊（山）文（城）公路上。遭遇到瓊崖獨立縱隊的伏擊。於是，文昌縣政府下令給潭牛鄉公所，說要他把轄境內公路旁的樹林斬光。同時，縣指揮部也命令駐在潭牛市的文昌縣自衛第二大隊長傅佐儒，要他協助潭牛鄉公所「斬山」（即斬樹林），而駐在北架坡（便民鄉境）的該大隊第四中隊×分隊，於是奉了中隊長王尙烈的命令，在分隊長邢益慶指揮下全體出動，驅趕北架附近鄉村的村民去協助「斬山」。可是，村民們拒而不去，保甲長也站在村民一邊，反抗「斬山」命令。這可激怒了分隊長，他馬上指揮隊兵把村民和甲長包圍起來，大打一頓。全鄉鄉民知道了這件事，非常憤怒，即在五月二日開了一個鄉民代表會議

，在四百多個鄉民代表的大會中，一致提出要政府懲辦兇手邢益慶和賠償損失以及停止去「斬山」，並且要鄉長出面和政府交涉。鄉長黃居書在鄉民的「你做了鄉長，不為本鄉人謀利益，倒為誰謀利益」的「輿情壓迫」下，只得硬著頭皮出面，分別向縣府和縣指揮部控訴。但老爺們不但不接納鄉民要求，反而大加申斥。不過「申斥」並沒將鄉民們嚇倒。他們在五月七日，更召開全鄉鄉民大會。千多二千鄉民參加了這次大會，一致決議，除了堅持代表會議通過的幾點之外，還推出十六個代表組織請願團，實行請願；並將這件分隊長行兇殺人的事向社會公佈，通電呼籲各界要求主持正義，而全體保甲長則實行辭職。在這羣情洶湧之下，老爺們迫得裝模作樣的把兇手邢益慶「申斥」一番，並將中隊長王尙烈撤職。而要鄉民去「斬山」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二、反苛徵

便民鄉本是一個人多田少的鄉，鄉民中不少是在鄰近的鄉（比如高陽鄉）有一兩宗自己耕種的田。由於這樣，在蔡勁軍的一見了米穀就瘋狂一搶掠下，便民鄉的鄉民就要繳納雙重的田糧：一份是按着自己名下有多少田（田是在外鄉的），就依照每畝田納糧六斗五升的標準繳納給便民鄉公所；另一份是按照有多少田在外鄉（比如高陽鄉）每畝田納糧一斗三升的繳給外鄉的鄉公所。本來老百姓納一份田糧已經吃不消，現在再加納一份，自然是更沒法納得起。比如文坡村一個農民，他在這種負擔雙重田糧之下，一年就要納十六担半谷的糧（每担兩石）；可是，天啊！他一年的全部收入才有廿一石谷（十一担）。就算不用吃，還要再補上五担谷才夠納糧，因此，全村的老百姓聯合起來，向縣政府和鄉公所上呈

要求免去雙重田賦，而只以每畝納糧三斗三升的標準納糧。呈上了之後，日過一日，還沒有消息。相反的，政府却時常催繳。但老百姓也不理不睬，拒而不繳。到了四月底，官兵來了，駐在祠堂裡催繳，而且通知：你們已過了期，要按照繳納糧額加罰百分之十；若仍不繳就拉人。現在人是拉去了，但至今老百姓依然除了照自願的每畝納糧三斗三升的繳納外，其他是拒絕入交的。

三、反屠殺

四月十三日，錦山鄉的自衛班到山雅村催征。正當他們走到山雅橋時，却給瓊崖縱隊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十四日），錦山鄉長黃勳勉就親率大軍「掃蕩」山雅橋周圍五里內的山雅、山下、后堆、坑頭四村。把這幾個村莊圍得水洩不通，除了把村民的衣物，耕牛等剝得乾一淨之外，還把七十多個村民縛回鄉公所，打得魂飛魄散，迫他們「招」出一「匪」的來跡去踪，其中韓梧光（去年十一月才從暹羅返鄉），韓錦光，韓鄭氏三人，更被灌水，施電刑等等慘刑刑罰；但是依然不肯吐出一半點「匪」踪，村民依然是拒絕「招供」。因此，黃勳勉乃下毒手，將韓梧光等三人慘殺，企圖威嚇其他村民，但是村民絲毫不畏懼，依然死也不肯吐出一言半語。

黃勳勉打兇殺人之後，消息很快傳及全鄉各鄉。於是紳耆和死難家屬以及全體人民立刻聯合起來，一面向縣府控告；一面呈呈高三分院及文昌地檢處，控告該鄉長，要求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不過，在黃勳勉軍正縱容下屬，肆意屠殺人民的時候，黃勳勉依然逍遙法外，繼續作他的鄉長，屠殺人民，且于四月廿九日以武力抗拒法警的拘捕。現在全縣的紳耆和人民正在向各方呼籲，繼續鬥爭，一定要到連兇殺兇手才休。



梁橫鳴·徐楓·李以·集體創作

五月榴花似火紅

(續)

(四場報告劇)

獻給艱苦奮鬥的青年學生們

第四場

時：五月卅一日遊行之後。

地：廣州石牌崗父銅像之下。

幕已將，燈漸明，天色陰沉，濃雲密佈，剛才一陣雨還沒有把天空洗淨，應該有的夕陽被嚴密蓋住。台上一片空寂，殘留未倦的風。

(遊行歸來的學生陸續上，他們有經過了天然

人為的兩場暴風雨，身上都是濕而零亂，甚至還有被撕破了衣服的，受了輕傷的，每個人都是又餓又倦又乏，並肩作戰的同學們底細痛，對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憤恨，一起燃燒灼他們沉重的心。

(最先上場學生四人，甲手拿竹槓，是遊行打

架時奪來的，上場後把官往地上一丟，坐在一旁。乙、丙拾大花圈一個，上繞一內戰千古——國立中山大學賀——上場後將官靠在崗父銅像之下。丁拿一摺起來的巨幅橫額，也往銅像上一靠，不料其中一枝竹桿沒有拿好，掉下來把橫額打開，現出一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挽救教育向橫暨反漢賊反內戰示威大進行」的字樣，丁將它拾起，另舉一個地方坐下。

(乙、丙走向路口，張望後面的同學。
(同學A上，一眼鏡已被打壞，低聲啜泣，上場後哭聲略高，但仍壓制着不致大哭，坐銅像石基下。)

(男同學六人抬帆布床上，床裡輪椅傷者，二女一男，B、C跟着上，啜泣。帆布床放下時，A、B、C都走到床沿坐下，受傷的學生反而勸她們不要傷心。)

傷者一：同學們，我不要緊，不要緊，別傷心！

傷者二：不要哭了，現在這時候，最要緊的是珍重身體，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呢。

傷者三：哭什麼呢？別怕！不要看我平時軟弱，不愛管事，這一次我越打越堅強了，這兩天傷勢好些，到六、二你看我再來一次！

(同學陸續上，戊、己、庚、辛、D、老百姓子、丑、寅、卯、張等近十人押一打手上。)

戊、己：怎麼你們還在這裏？

張：怎麼你們還在這裏？怎麼拾到這裏來了？外面大卡車已經弄妥了，就受傷同學到醫院去呀，趕快趕快！車子恐怕要開了。

大家：啊？(登時忙起來，原來抬帆布床的同學拾起便走，大家都跟着要一起出去。)

張：外面工作已經分配好，現在也不用太多的人了。(看打手一眼)我們這裏還有事情要做！(想了一下，很快)哦，(對戊)你還是去走一趟，你到外面告訴司機要開得慢一點，你盡量借教室的腳踏車騎着遠遠跟在後面，萬一汽車出了什麼事，請你迅速通知我們，通知參加游行的各校。

戊：好，好。(下)

張：剛才抓的這個走狗，大家的意見，怎樣處理？

D：我說，我們還是大家一起來審問他一下，看看他究竟和我們有什麼冤仇，為什麼幹這種的事情，然後再談處理方法。

張：好的，好的，(看大家)怎樣審問呢？

庚、辛：容易得很，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儘量問好了，(推打手到銅像前，用力一推)跪下來！

C：對了，叫他跪在崗父銅像前面，看看他還有什麼話說？

(打手應聲跪下，俯首無言)

己：我們這行是害了你的嗎？憑什麼來打我們？說！(打手無言)

丙：我們隊伍前面走的全都是女孩子，你們拿了竹槓鐵尺打毫無抵抗的人，你們心裡面痛快嗎？簡直是無恥之極！呸！(打手無言)

甲：這種人還跟他說什麼，揍他一頓讓他滾算了。(上前欲打)

大家：打！打！打！(哀求)大佬……

張：別！別！(急止甲)我看，我們現在打他一頓也得不到什麼結果，還是好好的詳細問問他，也許能多知道一些特務走狗們的陰謀。

A：是的，還是問問他好。

B：我也是這個意思，我覺得我們現在不必在這件事情上太衝動。

張：嗎，老友，如甲你老實實的說話，保證沒有人打你。你明白白說出來，為什麼要來打我們，說了我就放你回去。

打手：(抬頭望張)

子：兄弟，你聽聽這位先生說的話，人家說一句算一句，你也不必裝模作樣了。

乙：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打手：我姓張，叫張強。

丁：甚麼事不好作，為什麼要作特務？

打手：(不懂)特務？

丑：這位先生說，你為什麼要做使女？

打手：哪裡有便？做？要是真的就好了。

O：那你是做什麼的？

打手：我是在長堤做苦力的。

甲：你做苦力為什麼要打我們？

打手：是我們伙力公會的豆皮陳叫我打的。

辛：豆皮陳叫你打就打嗎？

張：（止辛）豆皮陳是什麼人？

打手：其實，豆皮陳不是正式我們伙力公會的，因為他常常到會裏玩，手上有錢，有時會裏有什麼過傳不來的時候，他常常肯借錢給我們，聽說又是長堤分局的駁脚，成日帶着枝「狗仔」出入，他掛的招牌是我們會裡的交際主任。

D：他為什麼叫你打人？

打手：前幾天他就說過，近來學生理面來了許多共產黨，恐怕要造反。今天早上又四處轉會友，說那些學生都聽了共產黨的話，要遊行示威，那就是造反了，叫我們大家來幫忙打架。

已：你為什麼這樣聽他的話？

打手：實不相瞞呀大佬，他成日沙沙塵塵，誰聽他的話？不過他今天說，今天打人是官府請的，每人先付五萬塊錢人工，打傷了人賠十萬，打死了人賠五十萬！我這些時生意都不大好，欠人家的錢又要還，反正沒有什麼可混，一想這件事情倒也上算，所以就聽了他的話，其實我並不想「無端白事」來打架。

丁：誰說我們是共產黨遊行造反？你不認識字嗎？你沒有看見我們旗子上寫的是什麼？

打手：（扭捏）我不識字。

張：（早）在這一段問答中注意地看陳強，若有所思的樣子）我告訴你，你這次上了人家的當了。我們今天遊行不是造反，是向政府要飯吃，我們都是好好讀書的大學生，也不是共產黨。

陳強：（以後打手都是陳強，簡稱強）難道你們當大學生的沒飯吃？

張：你聽我說，我們中國打勝仗這麼久了，日子反而一天比一天難，商人做生意做不過官官的，工人的工錢不能增加，種田人更不說，什麼東西都做抽掉了，東西一天比一天貴，大家老百姓的生活都是一天比一天苦，我們做學生的本來沒有什麼，沒有收入

，在這樣的年頭，誰的家裡會有許多錢？

丙：政府說得好聽，說公費供給我們讀書，可是一個月的吃飯錢才給我們四萬二，比你打次架拿的錢還要多，還要拖欠，叫我們吃什麼呢？

張：四萬二？（他開始陷入於對一件事的迷惑）

B：本來我們中國這樣大，不是沒有錢，政府把錢拿去賣軍火餉打內仗，一點也不管，還要在老百姓身上抽這樣那樣，還不夠，還與拚命比萬元大鈔，鈔票越多越沒有用，快一萬塊錢才換兩幣一塊錢！弄得什麼東西都漲價，但是我們得到的錢還是這樣少，難道叫我們甘心白白餓死嗎？

（陳強若有所悟，頻頻點頭，甲接上去）

甲：（憤憤地）我們的家長送我們來讀書，都希望我們讀書能好好地為國家做事，現在這樣搞法，恐怕沒有讀完，早就已經餓死了！

張：（同情起來）是啊！這年頭誰都這樣難！

乙：現在打共產黨比打日本鬼還利害，難道打日本鬼死的人還不夠多？現在還要拉壯丁做炮灰，自己殺自己，難道真的與中國死絕嗎？你說是不是的？

C：我來問問你，你一天做工可以拿多少錢？

張：生意好的時候，一萬塊錢上下是有的，不好的時候，總算賺個千把兩千。有時一文錢也沒有。

C：那你平日吃飯吃得飽嗎？

張：哪裡吃得飽？家裡還有煮飯婆和乞兒仔，唉，所以我們今天遊行，不止說我們要吃飯，也是替你們說話，說你們也要吃飯。不止為我們自己好，也為了大家老百姓以後能過安居樂業的溫飽日子，你們在情在理，應該幫我們忙才是。

寅：是呀，你看，我們本來是在長堤擺攤子的，實在看不過去，也來幫忙救人了。

強：（生平第一次上了這麼一個偉大的政治課）是的，是的，你們真清楚，我一輩子也沒有人給我說這樣的道理。

張：你能明白，那就好了，你自己再想想，我們這樣做大家爭利益，却還有人用錢請打手來打我們，這種人是怎樣的人？

（陳強憤感交集，眼睛不敢看）

（外面人聲嘈雜，包圍着戊的聲音，戊一面答覆着同學們的問話，一面喊張，推開路車忽忽入，一臉的焦急。）

戊：張同學張同學！

張：什麼事？（趁他喘氣未定，料有意外，揮手示意張速起立閃開）

戊：受傷同學非常危險！

大家：什麼！怎麼樣？出了什麼事？

戊：一部份受傷同學送到學校第二醫院，情形已很嚴重，可是醫生非要收了錢才動手，有些傷口嚴重的現在還在流血，有些根本已經昏迷去了。

大家：錢呢？我們帶錢去的呀！

戊：不該呀！我們說，把我們身上所有的錢全付給他，算作先付一部份，請他先止血和注射強心劑，其餘的陸續付清，甚麼好話都說了，他無論如何不答應，那種態度，就是平時對着普通病人也不應該那樣！

大家：這還真是我們學校的醫院嗎？簡直是走狗！

戊：我們去包圍醫院！

丙：我看現在不是罵醫院的時候了，我們得趕快把錢籌起來給醫院先動起手來，以後再慢慢和他算帳！

乙：可是現在時間這麼急迫，我們可以湊的錢都湊出來了，一下子怎樣再湊這筆錢呢？

（大家焦急得很，各人掏自己身上帶個口袋。）

張：（堅決地）不要緊。（走近戊，把身上的錢掏出來，嚮而把左手的褲解下來，胸前的墨水筆拔下來）

（戊感動地看滿他）

（大家紛紛拿下身上稍為可以換錢的東西）

（子，丑，寅，卯，早，在低聲商量，至此子，丑，寅都推開）

卯：張先生！我們今天不能盡什麼力，（送過手裡的錢）這筆錢，小小幾十萬塊錢，是我們四個人一天的生活費來的——（不好意思）我們也來湊一份吧。

張：（握着他的手）啊，你們做小生意的……

那：不要緊，我們明天「密的手」就行了。
張：（定睛看著他半晌）好，我們負傷的同學感謝你，全體同學感謝你！

（張強這時走向張，是縮地要說什麼。）

張：這，這位先生——（外面非常急亂的人聲，跑得很快的腳步聲）

張：（注視外面）等一會我們自然會放你回去的，我還

有話跟你談，你不要急。

張：不，不，先生——

張：等一會再說！（迎向嘈雜的方向）

（同學王的聲音，另外還有幾個人圍攏著他，七嘴八舌，非常嚴重）

（王簡直是跑步進來的）

王：（啊亮的喘氣）張同學在這裡！醫院裡面不得了啦！

！幾個同學的流血一直沒有止過，臉色都變了！

（大家惶惶起來，女同學失聲哭出來）

戊：（大驚）糟！趕快！趕快！（急下）

張：（追）先生！先生！

甲：（大喘）你幹什麼？

（立刻有幾個人喊：「別管他！」）

張：（緊張地）王向趕快說下去呀！

王：當時來了一位工委的同學，便馬上和醫生交涉，

醫言要是他延遲時間不動手，受傷同學生命要他完

全負責，否則全體同學來和他算帳！他沒有辦法，

只好動手把血止了，但是有幾位同學要馬上輸血！

大家：這樣有什麼問題？我去！我去！

（大家紛紛走過來）

王：可是醫生說只要兩三個人就夠了。

（大家還是爭着要去）

張：同學們！我們大家都非常熱情，非常堅決，都同樣

關懷受傷的同學，這一點是我們堅持今日運動到勝

利的保證！我們同時要把熱情和力量分配到全面的

工作！而且實際上也不用知道這許多人，不如決定一個原則

王：而且實際上也不用知道這許多人，不如決定一個原則

來選出輸血的大吧。

張：好的，現在我先選出一個原則，凡是受過輕傷的

同學都不要去，也許，這些同學有的身體還很好，但

恐怕受傷之後，血質未必對受輸的人有利。

王：我贊成這個原則！

張：大家的意見怎樣？

（大家在原則是同意的，但是不作聲，也不動）

張：（笑）好了，大家都不肯動，這種感情是非常可貴

的，現在還是我們來挑選一下吧。（和王走過去）

（同學們被挑出來大部份，遺憾地站在另一邊）

（剩下甲、乙、丙和B、C、D。）

王：好，現在只剩下六個人，醫生說兩三個人就夠了，

我看你們三個身體并不好，由三個男同學去吧。

B、C、D、（同時）什麼話？

王：我身體不好？有什麼醫學根據沒有？

C：笑話！

丁：王同學是對的，他雖然沒有什麼醫學根據，但按照

常識，你們都這樣瘦弱，這是一眼就可看出來的。

已：其實，你們自己還需要人家來輸血。

D：誰說的？你們男同學能去輸血，難道我們女同學

就不能去嗎？你看得我們女同學這樣沒用？

王：（着急）唉呀，現在時間不多了，我們也不是成心阻

你作對，把女同學看得沒用；何必這樣磨時間呢？

B：是呀，時間要緊，我們還是趕快走吧。

A：（也着急）B同學，我也希望你接受大家的意見

。平時我和你在生活接觸得較多，我了解你的健

康情形，我自己也是女同學，不曾看得女同學沒用

，我覺得你們的確不太適合，你們還是不去的好。

乙：女同學們，我倒並不是要和你們爭着去，我的看法

，你們還有許多工作，我們輸血之後，還可以繼續

工作，我們還吃得消，你們這樣瘦弱，輸血之後怎

麼還能擔負工作呢？

C：（着急，索性不講理）你別管我們這許多，反正我

們輸血之後也跟你們一樣工作就得了！

丙：不，你們三位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忽略自己的健康

大家的意見完全是對你們關心，完全是爲了工作

的估計和考慮，你們不要誤會大家的意思。

D：（急得要哭出來了）誰誤會了呢？難道我們這此

自由都沒有嗎？今天大家都在前面打，我們給推在

後面，沒有打過，也沒有受過傷，這就是你們代我

們挨打了。他們在醫院裏的代我們受了傷，流了血

，要是現在再不讓我們去，那我們在這運動裏算

出了什麼力呢？（真的想哭，極力忍住）

張：好了好了，爲了爭取時間，你們真的要趕快去

吧，不過，（向甲）要請醫生檢查每個人的體格和

血型，最後決定還是要留給醫生的，是不是？

（大家沒有話說，甲、乙、丙、B、C、D、戊、

王同下）

（大家以非常沉重和抑鬱的心情送他們走，一直看

着他們走遠了，才慢慢的回過身來，都不約而同的

抬頭望望父銅像，感憤萬端，連男同學也不覺眼

淚盈眶，女同學低聲飲泣，但是誰也不敢放聲哭出

來，恐怕刺激大家的情感）

（終於，A無論如何忍不住了，突然爆出來，一切

悲憤，痛恨，辛酸，全部集中於這一聲長哭，直如

黃河決堤，疾雷驟擊，全場失色。）

（張過去勸她）

張：別哭，何同學！別哭！我固然在這次運動裡有損

失有痛，但我們樂於付出，因爲我們身受的不是

弱者的創痛，我們現在好像打一隻狗，已經把他趕

到一條死巷裡，它無論如何也要回過頭來咬我們一

口的，我們雖然被咬，但這只更增強我們的堅決！

張：（他到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帶着哭聲走過來）這位

先生，這，這五萬塊錢上面是有血的，牠叫我做了

一件最沒有良心的事情，我不要！我捐給受傷的先

生們！（絕叫）我不要！

張：（出乎意外，大激動）你——（接過來）好！何

同學你看，運動會轉變一切人，只要他是人！這一

切人都站在我們身邊，我們怕什麼！怕什麼！

幕幕下。——（全場已完）

正報社最近出版新書

購書處：香港皇后大道中皇后戲院右鄰洛興行二樓十室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三大名著之一
列為整風學習必讀書

- 一、論黨內鬥爭……………〇·八〇
- 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一·四〇
- 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五〇

毛澤東著：

湖南農民運動

考察報告

本報告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的「中央副刊」第七號，是中國共產黨底農民革命的重要文獻之一，同時這也是研究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的必要資料。全文顯出毛澤東底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和正確的科學預見。書前特精印毛澤東先生像一幅，給每個讀者以永恆的景念。

(定價四角)

論農村工作

已經出版·星星等·著·定價一元

「論農村工作」，把當前蔣管區的一切鬥爭，強調其中心在於農村武裝鬥爭，指出了加強農村工作，發展農村鬥爭，是促進人民革命運動新高潮的中心工作。

「論農村工作」，給在城市的民主工作者以明確的啓示，深沈的教育。把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加以充份的研究，指出了工作任務，工作路線，工作遠景。

「論農村工作」的作者，都是在長期的農村工作過來的作者，優秀的理論家和領導者，他們的文字充滿了生動的史例和光輝的指導。

「論農村工作」是民主人士的必讀書，是徬徨於工作任務之前的幹部必讀書，是決心到農村工作的青年的必讀書，是在暑期中回鄉的同學必讀書。



星星著：

「獻給人民團體」

定價八角·即將出版

這是實踐經驗的精華，思想反省的標本，是民主戰士與青年朋友進行整風學習，思想修養和改造工作的最好參考書。